柳南隨筆

柳南隨筆序

吾友王君東溆隱居于李墓塘之濱距縣[illegible]年地僻柴門晝掩雖近市廛如處巖壑吳[illegible]生題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詩句也堂中積書萬軸經史百家畧具君以四几周身堆書及肩而埋頭其中緬歲躭躭不知戶外搜討既富溢爲著述詩歌古文既巳取次成帙多于東箭矣而以其緒餘成隨筆六卷搜遺佚則可以補志乘辨譌謬則可以正沿習以至考詩筆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若廣初諸皐之異事標解

頭撫掌之新聞濫不出碎文瑣語而談苑之質的藝文之標準胥有賴焉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亦容齋洪氏之遺意也昔洪氏之書迄于五筆而止今茲所就猶初筆耳而藝林思見其書等於飢渴余因請君出之爲付剞劂氏俾枕中之秘爲國門之懸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他日次第成書當如洪氏之數余又將懸梨以擬其後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顧士榮文寧氏撰

柳南隨筆卷一

虞山　王應奎

益都趙宮贊秋谷執信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獨折服于馮定遠班一見其雜錄即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謁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家前新城夫于亭雜錄中所謂世人于馮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李中丞馥號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

在李鹿山處後坐事頌繫書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爲之識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邑錢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輒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奪者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達識也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邑人也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用濟）嘗與吾友汪西京（沈璪）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爲第一西京不能對蓋不知其爲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自少流落

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絶少其歸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寧者留之小飲正舉杯間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視之乃山田册也凡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覧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嗣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輒託以一盂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

走又幾年以疾卒

沈確士德潛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惲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籍貫仍刻海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之句確士亟為予稱之惜未刻集中無從見其全也

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

句益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為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鐺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遏絕紙筆臨風闇誦飲泣而已夫寄弟詩也而謬曰寄妻東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伊原配陳

夫人此時尚無恙也而竟以河東君爲妻竝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檢可知矣
徐復祚字陽初號謩竹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劒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倣陶九成輟耕錄作邨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會

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于陳君亦韓祖范載入文苑傳中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餘春氣殘雷變晚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並傳生平詩篇甚夥其稿如束筍者數卷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蓋其子住院中爲僧云

詢字韻書入十一眞相倫切音同荀咨也尙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于芻蕘左傳咨親爲詢

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又本韻中閑字並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為文詞宜略識字況詩本以聲韻為主豈可以不識字乎

吾邑馮舒字已蒼嗣宗先生復京子也嘗以議賦役事語觸縣令瞿四達瞿深銜之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十人詩為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　本朝國號年號又壓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卷末載徐鳳自題小像詩語涉譏謗瞿用此下已蒼于獄未幾死蓋囑獄吏殺之

也已蒼之孫修與余善爲述其顛末如此又聞已蒼在獄中梏拲而極友人往候之已蒼自顧笑曰此特馮長作戲耳葢已蒼頎然長身人以馮長呼之馮長與逢場同音故云爾

陳繹駃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溯濱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 御試瀛臺題即爲瀛臺賦宿源亦于是科登賢書在 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卽以

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　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

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于韋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溯濆溯濆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

錢錦城字鏡先宗伯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副憲爲序嘗之京師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

序即曰其家有湘靈陸燦在舍之而求副憲是從爵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術能前知吾邑魏叔子沖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諭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

同里顧潤寰家無儋石而性好施予嘗于嚴冬晨起如厠厠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即脫已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陳眉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鳶飛魚躍遺筆囑諸子云內哭外哭形神斯惑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國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爲善終身不辱戒爾子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余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于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爲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彷彿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少頃有戴鐵胄

者至即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盆覆頭上涉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彷彿語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爲兵部尚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爲彼呼我爲兵部尚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爲此是時在晉猶未生也厥後在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㸃祖如其言

江陰李忠毅公死閹禍時年甫三十有四子尚幼而太公方在堂爲撫孤寡頗費經營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謀生我爲添蛇足報國兒曾捋虎鬚蓋紀實也後忠毅

受卹典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年至八十餘而終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本韓偓詩

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吾邑錢某少年頗攻房術延方士張思任于家欲爲大陰遂致腐爛同年徐季元待任作詩嘲之有去柄爲司禮留胞作相公之句舉人薄味元聞之一笑脫頤時味元適在妻家妻父黃悟元延醫張又元治之百方不效兩

日竟死邑中爲之語曰錢某陽物笑殺舉人澌味元急殺詩人徐季元難殺醫人張又元苦殺丈人黃晉元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比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爲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獨酌謡中遂有馮君詩序由□叟吒狗蒸梨事滿篇之句自注云孝標以下擬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賢吹毛索瘢不遺餘力至批其後云開闢以來無此不通之人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爲

年允今在之倩味集板已燬于火

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晉輒毀定遠不遺餘力定遠比之于逢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詩老露清嚳昌嘗為余言人有終身為詩不能成家而間有好句亦難盡泯吾邑如徐靈詩有僕去身為得力奴之句馮永與詩有苦茶根多鍊齒牙之句李某詩有病得中醫不費錢之句皆警策可誦此正如諺所云低

棋也有神仙者也

余同里閈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嘗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爲曲肖侯君秉衡銓曰光明俊偉陳君亦韓祖范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沈琇曰秀發飛揚謝君憲南元陽曰短小精悍家西澗材任先生聞之以爲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侯秉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陳見復短小精悍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憲南自號也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憲南因總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

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謂巧合云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鼂錯傳學申韓刑名于軹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

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濫施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醫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

矣甚則與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衆人皆醉誰爲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不以爲愧舉世波靡亦可嘆矣

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省則自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

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　國初以來皆然余已已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謂阮亭所云已已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時風氣已大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距已已三十餘載而風氣又爲之一變矣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苶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濫極矣有

明作者如崆峒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
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矯之後人
動輒詆毀恐未足為公論也
雲間曹諤廷士嘗與余論古文言及歸太僕因述其鄉
焦孝廉廣期袁熹之言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好文章恨
未見耳余訝而問之諤廷笑云焦先生之意蓋謂太僕
惜以下壽卒假使再延數年給事館閣應更有高文典
册垂于後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一史者
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則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文章豈

爲過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醫青爲業而喜交士大夫又時時載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年甫六十即製一櫬極其精美所至輒載以自隨謂逆旅旦夕不測身後可無慮也會邑中魏允恭壯以泰安令行取入都得疾遽殁倉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與允恭善是時亦適在京邸乃即以所載棺與之子肇自爲計乃適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謝清字冰仲善琴得季蓮磵之傳胡笳四序尤爲擅場

所居在邑之支塘編竹爲屋環以疏籬流水桃花如武陵世外與至一彈再鼓餘韻悠然既歿後猶有琴聲隱隱從竹屋中出風清月白之夜鄰人往往聞之

董元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方伯有所親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聞先生至特挈舟入城介方伯以見既揖罷即袖出紅紙二幅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援筆爲大書福壽二字與之

陳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畫牡丹一時推重生一女頗能詩嘗作閨怨一首以溪西雞齊啼爲韻而以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十八字運入八句中其第二聯云一春羞見雙飛燕五漏愁聽三唱雞好事者至今傳之

鄧數字文度號梓堂吾邑正嘉間名儒也邑志及先賢事略俱不言其善畫而余家所藏一扇係先生所繪山水後面自爲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屢約遊西湖爲拙杇因循解興拙擬以畫景適其高趣尋常多倣石翁巨幅尚欠北峯一面拙于此用淛士戴靜庵全圖翻爲此景昔剡原先生謂說杭州當躬詣錢塘其言有味可思歟

既衰邁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巽日君倚劒東南自見湖山面目吾畫安足據哉并成一絕云西湖我尚為生客石叟新圖入臥看晴雨為君開淡墨他時應笑畫家謾錄上請教讀此可見老人之腰臂已弱援筆不成字還久諾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鄧某書子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榜是畫作于壬寅則係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時先生之壽殆已踰七望八矣畫頗秀潤不類老人手筆而字甚朴拙殊未成家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為師也又大學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倣公羊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為師也故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皆可槩用哉余觀汪鈍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孫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鈍翁文中旣用公孫衍復于

蘇秦張儀之下繼以犀首一時以爲笑柄子外王父張公九苞逃其師湘靈錢先生陸燦之言如此今鈍翁集中有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害其爲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司馬相如不知枇杷之卽爲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豈因往日之失而潛以自解與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于詩序一篇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周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詩歸評云四口字疊出妙語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周元亮亮工錢爾弢陸燦兩先生俱辨其謬以爲四口字乃古方空圍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誤近予見宋板大戴禮乃秦景暘閣本口字並非方空圍景暘諱四麟係前代邑中藏書家校訂頗精審可據馮嗣宗先賢事略中稱之觀此則周錢兩公之言殆非也

濟登茲三字見昌黎鄆州谿堂詩序又見南豐滄洲上殿劄子吾邑嚴思菴虞惇先生殿試策中用之在廷諸公

竟未有識其所自出者而坊間通行選本古文辭字俱
刻躋字諸公反以思菴爲誤相約　上若問當以筆
誤對噫竿相須用讀書人信哉

漢疏廣疏受本叔姪也而漢書二疏傳則云太傅在前
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則叔姪亦可稱
父子矣唐房式與房次卿亦叔姪也而昌黎作興元少
尹房君墓誌敘述房式之言則曰子與吾兒次卿游是
則叔之稱姪亦可云吾兒矣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爲吉凶也唐人云門前

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

柳子厚文本國語却每每非國語曾子固文宗劉向却每每短劉向雖云文人反攻然學之者深則知之者至故能舉其病也

顧仲恭（大韶）云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閩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買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帷

薄不修舉國恐知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盎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

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爲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以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齋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子按愷其本中國產故宣

帝稱爲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噩噩字出揚子法言周書噩噩爾按注李軌及柳宗元云噩噩不阿附也宋咸云猶察察也吳秘云猶言諤諤謂其明正也司馬光云明直貌今時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書渾渾爾遂將渾噩字連用竝作渟渟悶悶解謬甚

時文施硯山維翰河東凶亦然篇中股出比云河東吾股肱郡用季布傳語也對比云河東自古帝王都坊選疑其無出遂句讀之按史記魏世家云任西門豹守鄴而

河內稱治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此作者所本蓋以史記注對史記也顏之推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信哉

諺云急來抱佛脚蓋言平時不爲善而臨難求救于佛也孟郊詩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可知此語自唐時已有之

日知錄云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然余觀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于涼州造浮屠

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云云而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觀此則公輸與魯般本有二人矣

章中丞律字鳴鳳邑人也嘗以副都御史出撫雲南時巡按其地者爲何御史某其父昔以賣笠爲業章故怪倨少禮而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鈞敵禮章益怒寺門有兩石獅命笠其首葢以御史本豸冠豸爲獅類所以戲之也何旣入謁章送之出直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頭上戴笠乎何卽云獅子回頭便喫獐以獐與章同音也由是構怨益甚未幾何以考察黜而章

還南京理院事何遂訐其入夷人賂有姦贓按驗雖不盡實然竟以是免官

明時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死生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吾邑陳公虞山察爲浙江按察使聞其狀甚惡之遂潛行至江頭僞爲問渡者既解維至中流則舟子惡狀果如所聞公乃曰陳按察新政甚嚴汝輩獨不畏乎舟子曰政雖嚴那見有煮人鍋也公既歸署則下牒錢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設籠置十大鍋從壁後爲竈門謂舟子曰此非所謂煮

入鍋邪舟子乃悟向者問渡之人即按察公也遂置舟子于鍋中而呼其妻至謂曰竈門有十不知何鍋有汝夫在任汝擇一燒之幸不幸關乎命數無怨我也迨舉火則適于其夫所置之鍋于是遂死聞者咸謂天道不遠爲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决人禍福不爽古之蜀莊也少時貧甚除夕幾不能舉火謂其婦曰吾聞城隍神甚靈元旦第一人入廟焚香者必獲福我明日有此意而無香與燭奈何婦曰君無憂我囊中尚有五文在可以辦此既

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擬罪惟罰其家貲自百兩以至千兩罰助建塔其說以爲藉此功德可以拔死者之苦可以贖生者之罪一舉兩得謂之塔議郎壽考令終者亦或借端興辭以造塔爲詐局邑中譁然以塔爲大尸親云

改嫁女子失節事也而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捕盜賤役也而徐武功張南坡墓誌云世爲公家弭盜葢古人尚質作文務得其實凡今世所恥言而必隱諱其事者

在古人往往于墓誌中見之

雲麾將軍碑石嘉靖間良鄉縣舍裂爲柱礎明內鄉陳蔭知宛平縣以他石易之葺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當時以爲佳話長洲王雅宜工草書嘗養疴吾邑白雀寺以所書鐫石人稱白雀帖字跡飛舞吾家弇州司寇極稱之今石在賓湯門內質庫中以所刻字面土作堦除用倘有好事如陳蔭者以他石易之而葺貯得其所詎非亦一佳話

博物志云澹臺子羽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

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此與莊子列禦寇篇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語意正同子羽聖門高第觀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自是禮法中人螻蟻魚鱉之言雖屬曠達然與平日行事大不相類其爲後世附會無疑

雀入大水化爲蛤雉入大海化爲蜃蛤與蜃原不皆雀雉所化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謂輪迴之說亦然謂輪迴爲必無者宋儒之偏見也謂輪迴爲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論也然予觀列子有死于此者安知不生

于穀之言則知輪迴之說自佛氏未入中國以前固已開其端矣

馮定遠班嗜酒每飲輒酒面濡髮酩酊無所知適當學使歲校定遠扶醉以往則已唱名過矣學使以後至詰之定遠植立對曰撒溺蓋猶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學使大書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隸人扶至號中定遠據席酣睡至放牌聞砲然後驚醒始瞿然曰我乃在此因問鄰號生四書何題五經何題是日四書次題爲今夫奕之爲數一節定遠因作奕賦一篇經文五篇伸紙疾書

而出追案發名列六等定遠因大書一聯榜于堂中云

五經博士六等生員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爲內弟而某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爲內兄弟見之於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昂發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

失但以內外兄弟爲出自帖則又未免數典而忘其祖矣

檀弓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陳澔集說云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稽顙以致哀於親拜以謝賓之來弔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又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孔穎達疏云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余按古人喪中衰麻

不去於身哭泣不絕於口故練不羣立不旅行恐其以
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不弔恐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
親哀則爲忘弔也今人居憂旣不能絕交際往來則致
札及投刺於人仍用頓首爲是見世俗書稽顙者往往
而然若以爲居喪之禮當如是不知稽顙所以致哀於
親非所以致敬於人也亦失之甚矣

沈確士德潛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
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而言謝詩首夏猶淸和言
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

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謂詩中不妨假借若紀時而以四月爲清和月則萬無此理甚至有并去月字而稱某歲清和者尤堪掩口

漢書佞幸傳紅陽侯立嗣子融從淳于長請車騎顏師古註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昌黎劉統軍墓誌云子四人嗣子縱長子元一次子景陽景長又節度使李公墓誌云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曰元立曰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

四人講銘於韓氏昌黎所謂嗣子與漢書正同皆所謂嫡長子也蓋庶出之子雖年長於嫡出而不得爲嗣子故劉誌於嗣子之下又云長子元一而李誌於長曰元孫次曰元質之下又以元立爲嗣子也古人嚴於嫡庶之分卽此可見

某宗伯詩法受之于程孟陽而授之于馮定遠兩家才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纖佻之處亦間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陽之神韻定遠之細膩宗伯亦有所不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而宗伯是文人之詩

吾邑之詩有錢馮兩派余嘗序外弟許曰滉詩謂魁傑之才肆而好盡此又學錢而失之輕俊之徒巧而近纖此又學馮而失之長洲沈確士德潛深以爲知言

丈人之稱始見於周易王弼註云嚴莊之稱也孔穎達正義云謂嚴莊尊重之人也繼又見於魯論包咸註云老人也若以此稱妻之父不知起於何時然其來亦久矣裴松之宋元嘉時人也其註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稱妻父爲丈人在元嘉時已然通鑑載元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

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云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又祭楊憑文云子壻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此皆稱妻父爲丈人之證也又子厚集有祭獨孤氏丈母文則更稱妻母爲丈母與今世正同若通鑑載韓滉稱劉元佐之母爲丈母是又爲丈人尊者之通稱耳

昌黎元和聖德詩有鴛龍十二魚魚雅雅之句魚魚雅雅向無註釋余謂雅乃烏雅之雅蓋烏雅之雅韻書本

有五下切不特作平聲讀也魚魚雅雅殆取娖隊之義言馬之行如魚貫如雅陣耳

天子初崩曰大行按史記李斯傳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大行二字始見于此而陳澔曲禮天王登假句注云登假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又應劭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謚號故曰大行皇帝而唐貢四庫碎金因其說遂謂行即德行之行豈以張守節謚法解序有大行受大名之語故云爾耶余按唐氏之

說與陳註迴異然讀爲去聲與陳註正同今人則俱讀作平聲不復知其誤矣

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爲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鬚曰鬢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虬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嘗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則吾于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爲改易乎

考其謬始于紅拂傳許洮俗之承譌蓋其來久矣

柳南隨筆卷一

柳南隨筆卷二

邵陵字湘綸號青門邑人也兩頰于思然人呼爲邵髯不以名字爲詩宗樂天務觀有自得之趣而武進有邵長蘅者亦自號青門亦多髯亦工吟詠又生于同時而陵字湘綸長蘅亦字子湘云

吾邑汪太史玉輪繹以康熙丁丑舉禮部未及對策而以外艱歸里迨庚辰服闋北上邵青門送之詩云已看文彩振鵷鸞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緒言吾解說狀元原是舊吳寬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歸里頗極聲伎之樂嘗于暮春開讌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門爲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移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青門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

邵青門善詩楊子鶴善畫柴佩蔥善度曲並居邑之西郊予嘗目爲西郊三絕一友謂予曰西郊本有四絕奈何遺其一乎余訝而問之友人曰沈皮工革履是也予

爲絕倒

徐汝讓號欽寰大司空栻之從孫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揮金如糞土嘗于春日市飛金數觔登塔頂散之隨風颺去滿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無處不飛金之詠又嘗從洞庭山買楊梅數十筐于雨後置桃源磵邊人踐踏之磵水下瀉其色殷紅如血遊人爭掬而飲之又嘗至白門買碗于市而揀擇過甚主人出語微侵欽寰欽寰怒即問碗有幾何酬其值千金盡取而碎之衢路爲滿至以碗足甃成街道云

徐錫允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爲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事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爲園于東臯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目爲虞山二絕云

家西澗先生材任說張之杜中順治辛卯舉人連上公車不第因就宋方旦問之方旦書示云正心誠意道德仁義方可看長安春色至已亥歲張又入闈正心誠意者

關中首題爲欲修其身六句也道德仁義者次題爲道之以德二句三題爲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八句也

西澗先生又云京師正陽門關壯繆廟籤最靈驗先是順治時詞林多授外職而張太史永祺已在內幾年于例亦應遷去因祈籤于壯繆得青燈黃卷且勤勞之詞而燈字即板失火傍數日後張竟授青登萊道入境時書吏投冊首名即黃卷也張因籤語恐其舞文牽累遂斥去不用歷三年張復轉大梁道乃喚黃卷入爲述不

用之故且曰若亦喫了苦矣遂出五十金賞之

古稱秀才曰措大謂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爲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偷惰𡟰事無廉耻而嗜飲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賤儒也謂之能措大事可乎吾鄉之俗五十年前猶有稱秀才爲官人者曰知錄謂官人者南人所以稱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猶爲近古今則一青其衿便稱相公方以爲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稱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時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二

十七年又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人以其曾爲秀才故仍呼爲相公相沿既久遂以相公爲吏人之通稱或云自張士誠走卒厮養皆授官爵至今吳俗稱椎油作麵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吏人爲相公二說未知孰是要之惟名與器古人不以假人况相公爲爕理陰陽者之尊稱豈可加之胥吏子觀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推而言之則相公之稱不在所當禁乎

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澔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壻家不論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于考究矣

秦改封建爲郡縣而不知郡縣之名自周時已有之但後世郡大于縣周時則縣大于郡耳按逸周書作雒篇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左氏哀二年傳云克敵者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皆縣大于郡之證也

韓宗伯制義　本朝推爲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編而古文之工則知者絕少所著有懷堂集筋力于南北二史疎疎落落若不經意而每篇必有一二會心語爽人心目其品格當在堯峯之右吾友陳亦韓祖范嘗讀書寒碧齋宗伯每有撰著輒命之謄寫因語之曰汝輩弟知我時文耳然我他日之可傳者在古文而不在時文也蓋宗伯之自信如此

吾邑錢玉友良擇詩十卷名撫雲集古體規昌黎今體橅

昭諫氣雄調響見者卒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作字知險絕為工而赳赳自雄去鍾情王態遠矣

吾邑許暘谷 徵 詩婉約整秀風調在浣花丁卯之間同里錢玉友目為詩家鄉愿然集中亦有超詣之作如過馮定遠故居一首予最愛之詩云重來歔欷處秋草閉門深四海孰知己一生空苦吟青山身後影黃葉病中心不耐鄰家笛蕭蕭風滿林

邑諸生王某與錢木菴 良擇 友善見木菴工吟詠王亦閉效之一日木菴過其居適几上有所作詩方欲取視而

王藏去不肯出木菴問是何著作王不對木菴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時文也噫今之秀才撐腸無字漫學婆和其不爲七字時文也者幾希

吾邑馮竇伯（武）詩有珠圓花上露玉碎草頭霜之句一友向予誦之歎爲工絕予不以爲然友人請其說予曰律詩對偶固須銖兩悉稱然必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見變化不測杜律所以獨有千古職是故也若拘拘于取靑儷白如邨學堂中對類則拙手優爲之矣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築一精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

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義也一日坐室中自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我愛柳曰卽愛公之白者髮而黑者面也侍婢皆爲匿笑

吳門繆侍講念齋彤少延宋旣庭實穎爲師而嘉定許子位自俊與宋友善時年已望六矣閒過宋館舍侍講輒以伯呼之迨康熙丁未侍講大魁天下而庚戌會試卽爲同考官子位竟出門下侍講每語嘉定人曰吾中了汝鄉許伯矣

吳祭酒梅邨偉業連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暻始生時唐吏部東江孫華已爲名諸生年亦及强矣湯餅會客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華亭王文恭公頊齡寛然長者于物情多所未諳一日偶至廳事望見兩犬交媾意童子戲結其尾連而不開卽叱曰畜生何罪而使之若此邪聞者絕倒

古之撰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故行狀之名獨不可施于婦人宋俞文豹吹劒錄云女以

行稱者既醉詩曰釐爾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予見唐叔達三易集有龔孺人沈孺人李孺人及先妣盧孺人行狀四篇我不知其何據叔達固博雅名士而此恐未可爲訓也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謂之打沒頭此卽莊子達生篇所謂沒人也郭注沒人謂能鶩沒于水底予按鶩鴨也鴨性能沒水故云鶩沒

左傳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楊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此書傳壻字之始亦即後世奩田之始

今世童子暑月輒以竿黏蟬爲戲此蓋三代時已有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注蜩蟬也以竿黏曰承掇手取也

吳俗以行次稱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駱賓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師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南臺而拾靑又秋夜送閻五還潤州詩序云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走金

陵之地通鑑梁武陵王稱湘東王曰七官疑爲稱官之始

樂天西樓月詩用仄韻而方虛谷收之律髓中馮已蒼舒云白集正作律詩以其有聲病故也唐人此類極多品彙出而廢矣

予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栻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竝擅高貲而一最豪奢爲太學欽寰予前既敘其事矣而一最慳嗇則爲諸生啓新其書室與寢僅隔一垣常以緡繫脂懸于當竈而縮之操縱則于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廚下釜矣乃

以縉放下纔著釜聞油爆聲即又收縉起恐其過用也為子延師而供膳甚菲郴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啓新以蟾諸類蛙而堦下頗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葷素二品一日加豆腐一味豆腐者以麪和豆共煮者也師既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腐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既而復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為食師以其穢為之吐嘔不止所畜兩具有草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鹽

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徧歷輿夫力倦且苦腹餒啓新出所攜蓮子與輿夫各一曰聊以止飢輿夫微笑益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啓新誤以爲輿夫得蓮子故喜節曰汝輩眞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蓮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秦一文同學魏叔子沖見之爲諧語曰君不特費紙並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各一文乎啓新方以爲然初不知其詭已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竒以誚之所謂盧止員

尒者蓋即指啓新也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溥 吳縣楊維斗廷樞兩先生繼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于吳門謂之復社擘小邑之造蝗蝻錄目爲小東林至達之當宁領袖者禍幾不測貴池吳次尾應箕亦社中人也嘗稱復社姓氏爲前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爲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猶在人間者爲楊彝子常許重熙子洽許瑤文玉蔣棻畹先魏沖叔子趙士春景之王曰俞喜庚孫永祚子長邵世茂羽萬瞿元

錫伯申孫朝讓光甫

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秃屑淺俗漫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朱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人于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亂不可曉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序記等作不妨以古銜貌時事如孫鑛所云若碑誌及傳叅所以取信後世者即與國史一例斷不宜用前代名目予觀馮嗣宗復京常熟先賢事略其敘事略倣史[illegible]

頗有可觀而官名喜用古銜如左都御史稱御史大夫巡撫稱中丞吏部尚書稱冢宰刑部尚書稱司寇左布政稱左轄按察副使稱臬副之類不一而足恐非作傳之體故特爲之一辨

廬山僧光能幻住吳兄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尸不泥封骨始香某宗伯稱爲沈著痛快一字一血近婁東某人詩有題無軒冕詩方貴囊絕錙銖手亦香之句其法似從幻住詩脫化惜忘作者姓名

錢爾駿陸燦先生九日登山樓句云更上一層如世外閑

思千載幾斜陽不惟詩句之佳而此老胸襟高曠亦可
想見昔人所稱文外獨絶此殆足以當之
爾敬先生爲舊常熟令趙公題魯橋萬柳條云五柳先
生萬柳條罷官猶戀綠絲絲魯橋一帶垂垂意歲歲春
風簇舞腰先生詩學杜甫骨格老蒼此首獨婉約可誦
大似晚唐名作
馮定遠班梅花詩若教帶影和香賞難得無風有月時
名句也近馮扶曦元馭反其意云無風有月尋常事難得
人間對此花亦佳

明初闈中命題與今制異有首二三皆論語者如洪武丁卯應天鄉試首題與於詩三句二題老者安之三句三題克己復禮爲仁三句是也有首題論語二三題皆中庸者如永樂乙未會試首題老者安之三句二題中也者至萬物育焉三句三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是也有首二題皆論語三題中庸者如宣德庚戌會試首題孔子於鄉黨一節二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一節三題洋洋乎至待其人而後行是也有首題大學二題論語三題中庸者如正統丙戌會試首題堯舜帥天

下以仁一句二題克己復禮爲仁五句三題凡事豫則立三句是也

十二年爲一紀取歲星一周天之義孔子猗蘭操云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年紀二字始此

俗稱天氣涼爲風涼亦有本邢昺論語疏風涼于舞雩之下杜詩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物之無意而得者俗謂之儻來物莊子刻意篇物之儻來寄也俗語本此

俗謂輕物爲重物所壓而致極碎者曰虀粉莊列禦寇

篇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
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虀粉二字始此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楚薳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令尹
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師
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又史記游俠傳雒陽有相
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此世俗居間二字之始
俗以葬柩爲舉襄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
事禮也此必俗語所本但杜注襄成也襄事猶言成事
若云舉襄殊無文理况凡事皆可言襄何必獨指葬說

又俗以匡襄訛作劻勷亦謬甚劻勷應作恇勷言急遽之狀若贊助成事應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僖二十四年傳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傳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遂作效法語用大謬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蓋言師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項云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見近時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師武臣者于義殊未安

史記留侯世家良學辟穀呂后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按白駒過隙本莊子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白駒或云日也隙孔也

宋人田元邈江梅詩氷膚宛是姑仙女按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注云藐姑射北海中山名也據此則姑仙二字用來殊不成語且因一姑字而

遂誤認爲女尤可笑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按吕氏春秋竟作人名于理亦順蓋其人名躬以其爲人之直也而遂謂之直躬如莊子狂接輿後世顛旭之類

公羊傳古人尙質雙生以後生者取以爲兄而西京雜記則云霍將軍妻產二子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爲兄良爲弟霍氏亦以先生爲兄據此則公羊之說亦未盡然

記者記其事不下一斷語故陳后山云今之記乃論也

予謂古人之記之佳者多矣然必如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韓公畫記乃爲記之正體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抑勝之曆法之密也算法之巧也

前明隆慶時吾邑某公爲顯官于朝方以氣節名天下于是門下厮養輩多有竊其重以行者而同時某公爲御史其門下亦如之獨嚴文靖訥陳莊靖瓚兩公嚴戢家人不許漁食鄉里里中爲之語曰甲牛分乙白奪陳不嘗嚴老佛

歸湘字溶溶吾邑閨秀也有春日郊居四首頗傳誦一時今錄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逈絕塵清江若岋鴉知春門前車馬應嫌僻鏡裏鶯花不笑貧幾陣疎風開柳絮一番瘦雨淨苔茵年來棲得桃千樹偷做仙源學避秦其四云碧紗搖徹印芭蕉花底烹泉捲素濤昨夜雨深催芍藥連朝日麗熟櫻桃柳絲拂路綠陰亂麥隴鋪雲翠浪高一曲洞簫良夜靜清風明月任逍遙

蘇世長本唐名臣而史載其爲刺史因民不率敎貰[illegible]引咎自撻于都街伍伯疾其詭撻之見血世長不勝

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此事殊可噴飯因錄之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于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為遂力辭之先生歿後門人私謚爲文介卽此一事推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
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曰扶桑爲諸生時好以駢體爲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爲之領袖同社多效其體以爲文而風氣遂爲之一變所選丁

玄房書名曰了閑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內一時紙價頓高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乃與進士胥廷清繆慧遠史樹駿舉人毛重倬同時被逮扶桑至褫其衿予見了閑首義為學而時習之全章原題云且自芸吹續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題三節通篇語皆類是聞此篇雖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即此一原起而搆思一日夜云

吾邑蔡蘭徵字元芳所著天啟宮詞頗佳今朱太史竹垞彝尊日下舊聞載陳悰天啟宮詞五首實為元芳作而

縣之寸悰者盍如齊邸化書郭象莊注云

明高祥妻許氏吾邑節婦也其墓在石梅之左與翁氏世祠接翁因修祠稍軼其址許遂現形翁懼而還之又錢湘靈先生修邑志于許傳節去數語許即見夢曰爾滅吾名我殺爾孫未幾而先生之孫果亡其靈異如此相國蔣公于丁未歲歸里爲捐貲百金葺其墓立石爲門而垣以繚之

崑山許竹隱虬罷官歸嘗居其鄉之海藏菴一夕菴失火竹隱既趨出矣復冒火趨入獨取一蒲團出人訝而

問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這箇失去便無處立脚矣宋文臣起復必先授武職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憂起復授冠軍大將軍此卽本禮記三年之喪卒哭兵革之事無辟意而却掃編以為用墨縗從戎之義亦不得已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先儒以為晉襄親將絀而不稱君者辟逼葬期忘親背惠墨縗經而卽戎其惡甚矣然則墨縗卽戎春秋方書人以譏之豈可援以為例議論不本經術卽為游談無根此不可以不辨

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于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為怪物近吾友汪西京沈琇喜寫古字詩文書牘無不用之嗟今世之楊備也亦過于好奇矣

黃暐日昇蓬窗類記云商文毅公父為府吏生時知府遥見吏舍夜有火光蹤跡之實非火也翼日問尋吏商某家有何事吏以生子對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而馮復京先賢事略中載吾邑嚴文靖公之父亦為府吏亦于吏舍生公生時亦有火光燭天知

府大驚推問之乃公生也復京之外王父諱半湖與嚴公之父同爲府吏相善其言必可信非一事而附會兩人者後兩公復同登宰輔同享高壽事亦異矣蓬窗類記王文恪公爲序

吾邑黄公鉞以給事中家居靖難師起蘇州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爲麾下所縛竟致身死公故與姚相善聞善死即具朝服投琴川橋下死邑志及先賢事略所載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記則云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誤也

弇州觚不觚錄載江陵相于馮璫處投刺稱晚生已爲可異而吳次尾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興相之房師也宜興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眞千古奇聞矣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爲第二我此與世說友爲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比之喜容玉照等稱可謂新而且雅矣

世俗所傳感應篇不知作于何代而發端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卽用左傳閔子馬語不易一字繼之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亦卽尚書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之意

也

吾邑孫本芝（朝讓）方伯未第時暑月浴罷坐簷下忽黑雲四起不辨人色有物突如其至目光徑數寸鼻以下皆淺黑色髯垂至地流涎聲濺濺然鱗爪畢露雲護其尾獨不得見意其龍也相距才尺許方伯閉目坐少頃視之則已不見而黑雲亦解駁殆盡起巡庭際無滴水沾濕也

南宋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爲神職掌蝗蝻呼爲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賽則蝗不爲災而丐戶奉

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樞密蔡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雒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爲後人附會無疑也

吾邑馮補之行賢善書得魯公筋力而徐南徐州善鐫刻刀法亦彷彿伏靈芝補之嘗書金剛經全部而南徐鐫諸石一時推爲二絶今石藏城西梵壽菴菴僧素風禪師律然于丁未歲取石陷方丈壁間而請老王話山譽昌題其額曰石經室

孫可望在滇劫永歷入營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餉司

上曰計簿曰皇帝一員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罵曰奴輩不書皇帝一尊而云一員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每見神廟中榜一聯云爲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則昌爲惡不滅祖宗必有餘烈烈盡則滅其語實本劉向蓋即說苑所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是也

錢一物而具天地之象以其外圓而內方也惟人亦當如是故昔人云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

小雅斯干章載弄之瓦注云瓦紡磚也朱子又云必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云室女手執一物如金銀之樣者意其爲紡磚也此說恐不然余見今世紡車之式下有木一縱一横往往以磚鎭之或于縱木上或于横木上蓋防其搖動也豈卽所謂紡磚乎說苑云和氏之璧價重千金以之閒紡曾不如瓦磚閒紡者介于紡之中閒也此亦足以證余之說矣

郭巨之孝古今所豔稱也然我竊疑之夫以子分母食爲患則螟蛉他姓可也否則棄諸道路聽人收養可也

何爲必埋之以絕其生路乎況爲母者肯分食以養兒是兒必母之所愛矣假使既埋之後母詰以兒何所往則將奚辭以對若竟對曰恐分母食已埋之矣不適以傷母心乎此賊恩之大者烏得以孝稱之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漢雯也八月初八日午刻甫當唱名忽有飛蝗蔽天自東而來迴翔試院旋復東去禾苗無損人咸異之迨揭曉日金陵諸生見榜多紈袴羣聚而譁幾成大獄好事者競作檄文歌曲喧傳遠近事聞漢雯削籍識者謂蝗能食米天蓋所以儆

之云

顧副使瑮字英玉華玉尚書之從父弟也罷官歸囊橐蕭然幾無以給昕夕華玉闢息園與英玉所居寒松樓僅隔一垣耳賓朋滿座伎樂雜作招之飲多不赴嘗絕糧華玉餽以斗粟不受也吾邑錢謙貞履之亦與受之尚書爲從兄弟當受之在前明時聲勢與華玉埒而履之所居懷古堂亦與受之隔一垣嘗屬莆田宋比玉八分書杜句爲堂聯云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其不肯相下之意隱然可見蓋絕類英玉之與華玉

云後懷古堂屬閩中張解元超然遠堂聯至今猶存

常熟歷唐四百年宰其地者邑志官司表載六人而郭思謨不與其列友人吳嘉樹徵譽家藏古帖有進士吳郡孫翌大唐故蘇州常熟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銘即爲思謨作也余爲節而錄之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誌云公諱思謨太原平陽人仁孝絕倫感通天地太夫人嘗有疾憶羊肉時禁屠宰犯者加刑日號泣于旻天而不知所出忽有慈烏銜肉置之階上故得以馨潔其膳他時憶菴羅果屬爨發之辰不可得也公仰天而歎

庭樹爲之犯霜雪華而實矣公取以充貢且獻之北闕于時天后造周驚歎者久之命史臣褒贊特加旌表無何憶新竹復如向時之萋結又無告焉後圓叢篁忽苞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存焉公始以孝子徵解褐拜定州安平縣丞下車未幾而胡人作孽公身被囚虜命懸鋒鏑出于萬死之中與其一切之計大殺寇盜載完郛郭招慰使奏加公朱紱撝讓不受屬內憂服闋轉江陰縣丞又應廉讓舉擢武功尉秩滿遷當熟令凡佐三邑而宰一縣所居必化所在必理專務于德夫何不減

公之二昆長曰思誨次曰思訓俱已先世遺孤凡十有三人或在齠齔或居襁褓公撫之育之出入腹之人不知其諸父盡孝悌之至也稟命不融春秋五十有九開元九年正月二日寢疾歿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祔葬洛陽東門平川禮也

潘榮字顯甫別號郭指邑人也家居陋巷書聲琅琅出金石不妄交一人往來惟陸銑錢曾及釋道源而已嘗著法苑紺珠集錢曾極稱之翁嘗與道源書云往辱顯甫潘兄東書執贄款門造謁知其為溫文恭敏強學

好問之君子不圖其琟璋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一至於此也紺珠一集貫穿三藏繁簡博約殆將合珠林一覽而爲一書其他著述大都爾雅故通文尊開國成化史料皆當殺青繕寫次第出視視世之巵言稗史謏聞淺說費紙灾木者豈止目劫相倍而已哉其爲宗工稱許如此錢會讀書敏求記亦曾及之稱爲虞山隱君子而邑乘失載名氏翳如俾一生讀書汲古之心力無由表見於世良可歎耳

史記周本紀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去與弃同蓋古人

謂藏爲去也按左傳昭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杜註云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也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顏註云去謂藏之也音邱呂反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顏註云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三國志華佗傳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裴註云按古語以去爲藏也而周本紀去字古人獨無註釋故引諸書以證之

麋鹿虎豹馬牛羊狗皆獸屬也而爾雅以麋鹿虎豹歸之釋獸以馬牛羊狗歸之釋畜者何歟葢一育于山林

一爲人所養故也今人則于物之四足者槩以獸目之不復知有獸畜之分矣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聖教序而友人吳嘉樹徵譽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艮是葢褚公之沒在顯慶三年而此碑書龍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沒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末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艮云云其添刻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亦不可不知

古人以同舉爲同歲見于後漢書李固傳及三國志魏武帝紀其稱同年則自唐始唐憲宗嘗問李絳曰人于

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爲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即不爾吾邑孫雲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也而雲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壽之以詩稱老先生而不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實洲淇家可當左驗今世不論年誼有無通謁概稱年家即屠酤兒亦然最爲無理王新城分甘餘話中嘗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來若不署此二字見者即疑爲輕已輒有拂然之色亦可

怪矣

眷親屬也亦作婘史記樊噲傳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伉乃噲之子卽呂后女弟呂須所出也又五代史裴皥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可稱眷矣今世不論親誼有無并不論相識與否而書剌槪稱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無著落最爲可笑又世俗于親屬有親眷之稱按三國志毛玠傳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疑卽爲親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指

字與今人所稱頗異

蒼茫二字本皆平聲而古人亦有仄用者如樂天詩野道何茫蒼東坡詩愁度奔河蒼茫間蘇子美詩淮天蒼茫皆殘臈是也近王阮亭苻離弔潁川侯詩亦有平蕪何茫蒼之句句法似即本之樂天云

柳南隨筆卷二